

西昌方言板眼儿多

□王绍诚

板眼儿，就是趣味的意思。

地处川西南的西昌，两千多年来就是一座川流不息的移民城市。四面汇聚，五方杂处，方言众多，发音各别，呈现出东西乡迥异、南北门有别、城乡各有其趣的现象。

城乡居民多将男孩称作“儿娃子”，女儿和女孩唤作“妮儿（读作‘梨儿’）”；称“吃饭”叫“丐（kào）饭”或“干（gǎn）饭”。“舀”，即“撮（wá）瓦”或“崴（wái）”，如“瓜瓢撮水，木瓢崴饭”。“白麻糖”念作“白麻汤”。“也”，读作“癌（ái）”。“最”，念作“ze i”。此外，还将“我家”念作川话“握”与“阿”之合音再加“丫”，即“握阿丫”。“嘹（liào）”，读作“了噢”的合音，置于动词之后、疑问句之句末表疑问（是否/有没有）之意，如：“哩阿家鹅儿苞（bǎo）出来嘹？”即你家的小鹅孵出来没有？

有的还将“jī（鸡）”念作

“姿（zī）”，如姿公车（鸡公车）、打谷姿（打谷机）；“骑马”念作“辞马”；“锄头”说成“瓷偷”；“南瓜”念成“狼瓜”；“葫芦”念作“酷芦”；“萝卜”念作“劳布”；凳子念作“位儿”；“队”读作“de i”或“de i”；将“孙女”念作“森里”。有时又少用“uan（弯）”的复韵母，于是“酸性”读作“三信”，“团年”读作“坛连”，“乱”读作“烂”。而且，“蛇shé”念成“晒”的去声shài，“惹rě”读作rái。磨盘山东麓一带把“挖地”念作“裨地”。

西昌方言中，既没有鼻音，也没有撮口呼（韵母为“ü”或“ü”起头的统统读成齐齿呼“i”），又读不出辅音“n（讷）”与l（勒）、单韵母“ī（衣）”和“ü（迂）”的区别；没有“n（讷）”“un（温）”“ü（迂）”和“eng（恩）”“ing（英）”“ong（翁）”等带前、后鼻音的韵母。所以，读不出“柳”与“纽”、“移”和“鱼”、“银”同“云”、

“言”跟“园”的区别……。以至于“南京”读成“兰金”，“吕”读成“李”，“云彩”读作“银猜”，“贴息”读作“踢伺（tì sì）”，小渔村一带还把“鱼”读作近似于“日（rì）”，“白条儿鱼”就念作近似于“白天儿日”（其他地方则多将“鱼”念作“移”，通海巷的洗渔沟念作“死日沟儿”）。外地人往往大惑不解，甚至于穿凿附会，传为笑话。

汉代司马相如领命设立越嶲（xī）郡之前，邛地只有邛人部落。“湖广填四川”开启移民大潮，所谓西昌土著，其实都是陆续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，西昌方言土语土得掉渣却丰富多彩，自然就不足为怪了——我就读过的西昌天上官小学，这“天上官”，正是明洪武年间，福建移民兴建的占地宽阔、殿堂巍峨、气势宏大的同乡会馆；上世纪八十年代拆除时，夹墙中还曾取出一通记述捐款筹建事项的天上官由来记事碑。

□赵越超

有趣的东北嗑

过去，有人开玩笑地说东北人就会说两个字：“嘎哈”！有例为证：两个东北人骑自行车路上相撞，一人质问：“嘎哈？”另一人反斥：“你嘎哈！”看到有人吵架，众人围观观看，后来的人问前面人：“嘎哈呢？”围的人越来越多，阻挡了交通，警察过来干预：“该嘎哈嘎哈去！”

粗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东北文化中的豪放和直率，东北方言直通人心，看似质朴又不乏灵动，貌似粗犷却又透着细腻，这种接地气的感觉让东北话有着极强的亲和力。

现在网上流行的“扎心了，老铁”“来了，老弟”在戳中我们笑点的同时，还可以看出东北人的文化观念。东北人喜欢用血缘或者至亲关系来称呼别人，以示亲昵。这也是东北人血缘意识在语言层面的体现。

在东北方言中，有种“脏乱”叫“魂儿画儿”，有种“炫耀”叫“舞舞喳喳”，有种“无聊”叫“五脊六兽”，有种“说话不流畅”叫“吭哧瘪肚”等等，让人不得不佩服东北方言的想象力。

还有对颜色的描绘，“白

不吡咧、灰不溜秋、黑黢黢、瓦蓝、通红、焦黄……”这一系列词语，鲜活跳动，原来颜色还可以这么表达。

除此之外，拟声词也是东北方言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。比如受惊了心会“突突”，耳朵会“嗡嗡”，生气了脸会“抽抽”；讲话声音大了是“吵吵”，乱了是“喳喳”，喊起来了那就是“嗷嗷”，能说会道那就是“吧吧”。

东北方言貌似“土”“粗”“俗”，但我觉得东北嗑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语言。

□张跃

打火炮

打火炮，就是指遇到啥子好事情的时候，主人家邀请大家吃喝一顿，以示庆祝的意思。

比如，哪家有了修房造屋之类的大事情，隔壁邻居、姑爷老表等等一大帮人就会义务来帮忙打杂。新房子落成的时候，自然就要打火炮了。欢天喜地，杀鸡宰兔，整上几桌。主人家还要把坛坛罐罐头藏的烧酒舀出来，供客人随便畅饮，表示真诚的答谢。还会放上几挂火炮，图个热闹，讨个吉利。打火炮一说的来源，或许就与这点有关。

又比如说，哪家老人做寿，哪家添了小宝贝等等，也会打火炮热闹一番。祝福老人寿比南山，祝福小家伙健康成长，拱手寒暄之际，人情往来之间，倒也尽显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后来，打火炮也成为日常开玩笑的用语。比如，哪

个买了一件新衣裳，朋友见面就会说——穿新衣裳要打个火炮哟！又比如，买彩票突然中奖十块钱，随口一说，朋友们听到了，多半会起哄——运气好得很哦，打个火炮哈！当然，这些只是调侃，切勿当真。如果硬是要去摆一桌的话，就显得太过于耿直了。

这辈子过得平淡，操办打火炮的事情屈指可数。连结婚这样的大事情，也因为当年荷包头没得银子而作罢。弄么多年过了，事实证明，结婚打不打火炮，办得热闹不热闹，跟过日子没得啥子牵连得。终身大事，还需要细水长流，共同经营打理才是。

记得比较清楚的是，娃儿满十岁那年，倒是打过一回火炮。亲戚朋友，请了九桌。不过，事前买烟酒，挨家挨户通知客人，当天迎来送往陪客吃喝娱乐，硬是觉得当主人完全是心累身累、自

讨苦吃。

还记得一个农村老家的亲戚在过四十岁生日打火炮的时候，尽管一个湾子的邻居来帮忙操持，他还是觉得累得遭不住，竟然当到一大拨客人的面，跳起脚地赌咒发誓说：二回再满十的时候，哪个舅子还要打火炮！不过后来，这个亲戚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在他五十岁、六十岁的时候，又把打火炮的场合扯起了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他的女儿、女婿已经可以帮他挑大梁了，他自然就轻松了好多，心态当然又好得多了。当然，虽不喜欢操办、却一点也不排斥、甚至热衷回农村老家热火朝天吃桌席的我，自然又欢欢喜喜赴了这个亲戚的两场寿宴。

偶尔打打小火炮，算是老百姓给平淡生活中的一点小小惊喜。只要不大操大办，量力而行就可以了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夹尾巴狗

□李汀

记得第一次进城可能是10岁。我走出乡村，到县城文教局工作的二爹家做客。整整走了4个小时的山路，我用竹背篋给二爹家背了一只花母鸡。

一路上，我都在甜蜜地想象着。不晓得城里是啥子样粉儿哦。4个小时的山路，我走得异常轻松。二爹在进城的路口接我。城里的人真多啊，比村头那个院坝里的人多多了。走着走着，路也不会走了。

二爹牵着我的手说：大方点，不要像山沟沟里的夹尾巴狗。

终于，穿过一条小巷，到了二爹的家。他们家住三楼。我把竹背篋放在门口，轻声喊了一声二妈。二妈用鼻子答应了一声。我瞟了一眼二妈的脸色，她好像不是很高兴。

一下午，我就坐在二妈指给我的沙发，没敢挪一下位置。看着那满满当当一书架的书，我试了几次，想走过去看一下，最终还是没动。看着一个圆形的小鱼缸，养着一两只鼓眼睛、红尾巴的鱼，几次想过去瞅瞅，却只有眼巴巴望着，没有敢动。一台黑白电视放着《武松》，我盯着电视画面，情节一点也没有看进去。黑白电视的牌子，我倒是记住了：牡丹牌的。

吃过晚饭，我就早早上床

睡了。我没有想到，那一夜，我是那么的不争气。一个梦让我惊醒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闯祸了——尿撒床上了。我想天亮的时候，也许就暖干了。哪晓得天亮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把尿暖干。

赖在床上也不行，二爹喊醒了我。我磨磨蹭蹭，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：我——我——把尿屙床上了。

那天，二妈一直黑着脸。二妈说：缩脚缩手的，一看就是个夹尾巴狗。我知道她是在说我，我有些气愤，我拿过背篋，背起就要回家。二爹怎么劝我，我也要回家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说：夹尾巴狗咋了？夹尾巴狗咋了？就是一个夹尾巴狗又咋了？在村庄，那些夹着尾巴的狗不咬人，守着一处院子，多安详的样子。那些夹尾巴狗不会讨好主人，不会摇着尾巴舔主人的手掌，即便是重重地挨上一脚，也都是夹着尾巴跑得远远的。想着想着，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。我把背篋斜挎在肩上，吹着口哨，走在山间小路上，轻松多了。

岁月如梭，当年那个夹尾巴狗进了城，早没有先前那些胆怯。城市多彩的霓虹灯里映照着他忙碌、疲倦而焦灼的身影。

母亲的口前话

□杨明庆

所谓“口前话”，就是用四川方言集成的俚语或者歇后语，大概相当于“俗话说”。口前话虽不是书面语言，却包含着或朴素或深沉的道理，有的还很诙谐幽默。

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只上了几年小学，但是说起话来，却有板有眼。尤其是那点睛之笔的口前话，关键时刻来上一句，总能引人深省，给人警示。

从小，母亲就教育我们：“要多交朋友，口前话说得好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仇人多堵墙。”这个道理不难理解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她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她人缘很好，同左邻右舍、乡里乡亲总是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呢？母亲也给出了方法，拿她的口前话说，要“吃得亏，才打得拢堆！”就是说凡事不要斤斤计较，哪怕自己吃点亏也没有关系，有舍才有得。此话不假，凡是小气抠门

的人，又有几个朋友呢！

母亲还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口前话叫：“要公道，打颠倒！”很多时候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，也许原本想不通的事情就想通了。

母亲还有一句口前话叫：“毛毛雨打湿衣裳，杯杯酒吃垮家当。”就是说勿以恶小而为之，要防微杜渐，许多恶劣的后果，开端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我工作了，进了单位。母亲又时常叮嘱：“端人碗，服人管！”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目中无人，一定要谦虚谨慎！结婚了成家了，又教我们：“人和家和，人闹家败！”夫妻和睦相处，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家庭。

从小到大，母亲的口前话时时在我们耳畔响起。教我们做事情不要“正做不做，豆腐放醋”；不要磨磨蹭蹭，“早不忙，夜心慌，半夜起来补裤裆”；教我们要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，“跟好人，学好人”；教我们凡事要搞清楚状况，不要“拿起半截就开跑”……